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八

明 胡廣等 撰

幽一之十五

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邠及夏之衰棄稷不務

棄子不窋逆入聲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

孔氏曰韋昭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

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

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

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

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

鄭氏曰蒞視也 不能視阼

階行人君之事

周公旦以冢宰攝政

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陰周公因攝其

政此謂不能蒞阼而周公攝政則通免喪以後而言也

乃述后稷公劉之

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

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元城劉氏

曰名之為幽實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係故因附之幽也○新

安胡氏曰詩乃周家之詩幽特夏之列國耳蓋
七月惟言幽民之風俗故得處變風之末○廬
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為詩一也然
七月之詩微而及於昆蟲草木衣服飲食之末
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安
成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鷓鴣東山者亦周公
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豕豨豕在令邠州三
跋者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

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邠州即今邠州京兆府即今西安府

并隸
陝西

七月流火

叶虎委反

九月授衣

叶上聲

一之日臧

音必

發叶方二

之日栗烈

叶力制反

無衣無褐

音曷叶

何以卒歲

或曰發烈褐皆如字

而歲讀如雪

三之日于耜

叶羊里反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叶樊里反

饁

炎輒反

彼南畝

叶滿彼反

田畯

音俊

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

此

安成劉氏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朔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

流下也火大火心

星也

晉天文志曰東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以六

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安成劉氏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

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

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迷邠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九月

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

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

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

張子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

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正朔也感發風寒也栗烈氣

寒也臨川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褐毛布也孔氏曰褐賤者

所服今夷狄作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盧陵

羅氏曰耜耒下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耜古以木為之易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亦以金為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耒他丁反句音鉤○濮氏曰耜以起土者言之 于耜言往脩

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

田峻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

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

誦以教之

廬陵羅氏曰謂闡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西山真氏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

冲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 此章首言七

月暑退將寒

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張

子曰慮事有豫常於半年
前提撥故頻舉七月為言
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

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

則往脩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

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峻

至而喜之也

廬陵歐陽氏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慶源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

歲見其慮事之豫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見其家人之心一田峻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安成劉氏曰治田早者二月而即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懈於力邠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峻所以喜也
此章前

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

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藍田呂氏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無衣三之

日于耜以備秋成而有食○安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於二月之舉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瑾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應此章衣食之意也○豐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後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

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叶古良反

女執

懿筐遵彼微行

叶戶郎反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

臣之

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

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

孔氏曰人

在陽則舒在陰則憊過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也

繁白蒿

也所以生蠶令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

以此啖

音淡

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

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

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

筐以求釋桑

臨川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鄭氏曰蠶始生宜釋

桑也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繁者衆而此治蠶之女

感時而傷悲

毛氏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蓋是時公子猶娶於

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

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

為悲也

慶源輔氏曰周公作此詩所以體其民之意至纖至悉至於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體

之至此則其餘固無不盡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痲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張子曰此言重昏嫁本人情○安成劉氏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其風

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

者放此

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采芣芣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邠公待之如家人

其愛之深如此○安成劉氏曰後章言為公子裳為公子裘者固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

也唯登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孔氏曰長條揚起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

葉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小

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眉山蘇氏曰猗

長也葉盡則條猗猗而長也 鷓伯勞也孔氏曰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其聲鷓鷓以聲

得名○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朱子曰鷓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鳩

鷓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為題鳩即鷓也 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

色廬陵羅氏曰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

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

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

薄

孔氏曰月令云季春具曲植筐筥注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為之

至來歲治蠶之

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

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

其麻以為布

臨川王氏曰蠶生於陽氣之淑時故以倉庚為候麻成於陰氣之慝時故以鵙

為候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

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

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

下以是報之也

程子曰為公子襄獻斝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安

成劉氏曰至誠憐恤之情一施一報即所謂交相忠愛者也

以上二章專言蠶績

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安成劉氏曰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

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四月秀萋

於遠反

五月鳴蜩

徒彫反

八月其穫

戶郭反

十月

隕

于敏反

稯

音託

一之日于貉

戶各反

取彼狐狸

力之反

為公子

裘叶渠之反

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

武功言私其縱子公反

獻

斫古年反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

爾雅釋草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

萋草名

廬陵羅氏

曰曹氏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劉向云萋味苦謂之苦萋本草云遠志又有棘菟統萋細草三名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萋感之而早秀 蜩臨川王氏曰 蟬陽生則言曰 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萋言月何也秀萋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萋感陰氣而先秀 蜩感陰氣而先鳴張子曰秀萋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穫未之早者可穫也 隕墜擇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

耜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

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也

績習而繼之也

孔氏曰繼績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

縱一歲豕豸三

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

月則大寒之候將至

鄭氏曰秀萋也鳴蜩也獲禾也隕掉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

候物成自秀萋始

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

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

三山李氏曰采

桑采蠶則其勤於蠶事可謂至矣又於鳴鵙之候麻事興焉至於染玄黃之色為公子裳取狐狸之皮為公子裘凡所以輔蠶事者無不致力也○西山真氏曰上言織薄於秋求蠶於春躬蠶織之勞以為衣者

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
于路為裘又有以相之

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

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

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安成劉氏曰前兩章終無衣之意固有至

誠慘怛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褐之意一則曰為公子裘二則曰獻斝于公亦如上章之意焉是則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為之備者皆汲汲卯公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己之溫暖為先非邠公有以施之安能使之若是哉

○五月斯螽

音終

動股六月莎

素和反

雞振羽七月在野

上叶

與反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後五反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叶後反

八字
一句穹

起弓反

室

珍悉反

熏

許云反

鼠塞向瑾

音觀

戶

同上

嗟我婦

子

叶後五反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新安胡氏

曰集傳本伊川說而三物名色各異

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

而以翅鳴也

陸氏曰斯螽股似玳瑁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呼蚱蜢莎雞如

蝗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華谷范氏曰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

然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

鄭氏曰自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

蟀也

穹空隙也室塞也向北出牖也瑾塗也庶人篳

戶冬則塗之

三山李氏曰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

以十月為塞向墮戶之候○孔氏曰簞戶以荆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

東萊呂氏曰

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

用之耳

朱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

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安成劉氏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

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於民俗其來既遠故邠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為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糧

之法其後亦為成周之徹法也 ○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

矣

三山李氏曰自純陽而一陰生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有漸也故記此三物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

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於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龜山楊氏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草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為蠶績之候以秀萸墮擇其獲為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為處室之候皆此意也

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

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墮戶以禦寒氣而語其

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

矣此見老者之愛也

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單出在墊冬則畢入於邑曰同我婦子

籃彼南畝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
 ○安成劉氏曰老者之愛其家人如此亦所謂上以
 是施之
 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安成劉氏曰此章推

言室塞墮戶亦以終首章前段意也已上三章皆言
 所以為公上禦寒之意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
 君臣之意尊卑之序矣○豐城朱氏曰由動服而至
 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室而至於墮戶
 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為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
 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
 之所以廣
 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苺

於六反

七月亨

普庚反

葵及菽

音叔

八月剝

普卜反

棗

叶音走

十月穫稻

叶徒苟反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叶殖酉反

七月食瓜

孤叶音

八月斷壺九月叔苴

七餘反

采茶

徒音

薪樗

敦書反

食

音嗣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蓼

音纓又音鶯

蓼也

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

食之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與棣相類蓼萸李二者相類同時熟○本草注曰葡萄即蓼蓼生

隴西五原山谷

葵菜名

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爾雅曰莖

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

菽豆也

濮氏曰菽豆葉謂之藿

剝擊也獲稻以釀

酒也

本草注曰粳糯通名為稻糯温故以為酒

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

詞也

臨川王氏曰養氣體以助之也○孔氏曰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

壺瓠也

長樂劉氏

曰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

食瓜斷

絕之義當音短

壺亦去圃為場之漸

也叔拾也苴麻子也

孔氏曰拾取麻子以供食也

荼苦菜也樗惡

木也

孔氏曰樗唯堪為薪故曰惡木○本草注曰樗木類樁江東呼為鬼目葉脫處有痕如眼目故

得名其木最無用莊子所謂大本不中繩墨小枝不中規矩者也

○自此至卒章皆

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三山李氏曰于

耜舉趾則其勤於田事可謂至矣穫稻納禾則田事之畢至於食鬱及蕘亨葵及菽開冰祭韭朋酒羔羊凡所以助飲食者無不至也 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

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程子曰食

鬱以下皆為老者之具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
永嘉陳氏曰取縱以為私取斫以獻公上下之分著
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食長幼之義明矣○安成劉
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以美者養老惡者常
食是亦可見其愛敬於上之無已猶四章終無褐之
意也抑又可見其豐於供老奉賓而儉於自養也○
豐城朱氏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奠之
食葵菽之烹棗之剝而春酒之為皆介眉壽之事介
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
叔茶之采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
以是為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
老病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苴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
不可以為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
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
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
幽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九月築場圃

博故反

十月納禾稼

叶古護反

黍稷重

直容反

糝

音六叶六直反

禾麻菽麥

叶訖力反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

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徒力反

亟

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

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

之於場也

廬陵彭氏曰築場於圃地無遺利也

禾者穀連藁枯

音憂

總名

說文曰秸禾藁去皮

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

重後種先熟曰糝再言禾者稻秫菰粱之屬皆禾也

廬陵羅氏曰糝稌也音杜秫音述糯也菰音孤雕菰也亦作雕胡卽板桑所謂安胡飯○本草注曰糝米

有稂有糯秫米是粟秫似黍米而粒小不堪為飯最粘宜作酒菰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

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梁米皆是粟類○孔氏曰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

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東陽許氏曰麥非納于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

王氏曰言所納之備也 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

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

之功葺治之事也

臨川王氏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

作於田入而休於室皆授之以時○安成劉氏曰十月未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即蟋蟀入牀下而塞向墻戶之時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

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絢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

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

之事矣三山李氏曰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

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

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慶源

輔氏曰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後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聚也

上入執宮功觀上之一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為
公室官府之役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於其居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綯以乘屋周人
之忠君親上發於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也七
月之民其事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
天下而未能使斯民至於如此則皆苟道也○臨川
王氏曰宵可以息矣而索綯冬可以息矣而乘屋○
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如脩完
屋廬墻垣之類皆為來歲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
其始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
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
憂勤艱難之意
華陽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

臨川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也○安成劉氏曰
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猶三

章終無衣之意既終蠶桑之功復擬來歲治蠶之用也○豐城朱氏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脩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歟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力證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九月肅霜十月淩徒力場

朋酒斯饗叶虛曰殺羔羊躋子奚彼公堂稱彼兕觥彭號

反叶古 萬壽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水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周禮正歲

十二月令斬冰是也

左傳昭公四年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注

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孔氏曰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又曰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則即以其月納之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

鄭氏曰上言備

寒此言備暑

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

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啟之月

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

孔氏曰祭韭者以時韭新出故薦之

○鄭氏曰獻羔祭司寒而出水薦於宗廟乃後賜之

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

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

長入聲

於

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
盛在下則納水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
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
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
不及

孔氏曰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晉用

之○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是以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電

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

杜氏曰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霖雨為

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夭死為札

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變調

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

滌場者農事畢而埽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

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

廬陵羅氏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士冠禮注

置酒曰尊許氏云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誤○孔氏曰鄉飲酒有四一則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也

○廬陵李氏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於堂為東西之中當兩楹間躋升也公堂君之

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

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

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

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華谷嚴氏曰補傳云君民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基於此歟國人以朋酒羔羊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慶源輔氏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為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為酒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為是足以

報其上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
以然此所謂皞皞如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冰
食飲宴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
章三章四章終言衣褐之意而見其風俗之厚上下
之情交相忠愛也○豐城朱氏曰鑿冰藏冰其供上
役也為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為甚速故其開
冰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
其務閑也殺羊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
於君可謂上下
相親之甚矣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

音仲

春書擊土鼓

音吹

豳詩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

鄭氏曰土鼓以瓦為匡以

草為兩面可擊吹之者以箒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

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

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欲

成王知先公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臨川王氏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田桑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

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問幽詩本風而周禮齋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幽雅蜡祭息老物則吹幽頌不知就幽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朱子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幽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幽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幽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幽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華谷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脩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為

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萸純陽之月為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萸為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圃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月正月二月為始而終於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關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令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拭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為懇至

鴉鴉既取我子

又叶入聲

無毀我室

又叶上聲

恩斯勤斯鸛

由六
子之閔叶眉
斯貧反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鴟鵂鵂

音休

惡鳥攪

俱縛反爪

持鳥子而食者也

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鴟鳥也有鴟萃止翮彼飛鴟為泉為鴟蓋鴟之

也類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

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

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

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

潘子善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

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也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弟事同一

體令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是差異周公為之奈何哉董叔重因問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

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鴝鴞而謂之曰鴝鴞鴝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嚮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廬陵彭氏曰鴝鴞以比武庚子以比羣叔室以比武室○或問既取

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
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
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
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蓋為親者諱也
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之情見於立言之際然
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蔡及其羣弟
流言于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
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音杜徒
古反

綢

直雷
反

繆

莫侯
反

牖

戶

後五
反

今女

音汝

下民或敢侮予

叶演
女反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

釋文曰韓詩作杜方
言云東齊謂根曰杜

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

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
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
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

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

敢侮之

南軒張氏曰鳥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葺牖戶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預者也

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慶源輔氏曰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來疑當時流言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已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子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拮力活反茶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

卒瘞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取也茶萑音九苕音迢可藉

巢者也孔氏曰亂為萑萑苕謂亂之秀穗也亂頑去聲蓄積租聚也卒盡瘞

病也慶源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茶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卒瘞

亦言之法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

以將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華谷嚴氏曰手拮据而將荼蓄租而

口卒瘞交錯言之也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

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

在消反

予尾脩脩

素彫反

予室翹翹

祈消反

風雨

所漂

匹遙反

搖予維音嘒嘒

呼堯反

比也譙譙殺

色界反

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

○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

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

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

不得而不汲汲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固是周公赤心血誠然流言自以周公為已謀而

周公自以王室為已之室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情○程子曰此公之詩所以詞哀而意切也○安成劉氏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謂王室為予室而不為嫌良以嘵嘵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於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鴉鴉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

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

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請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
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
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
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
讀為避鄭氏詩傳曰周公辟居東都是也周公
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
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辟居東都未知
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
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為
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誚讓也按東山詩言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
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
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朱子曰
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
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

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興師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鷓鴣詩其詞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放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為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

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
 後來既與九峰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於
 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
 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
 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二年之後成王
 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鷓鴣以喻
 之觀其告鷓鴣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
 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
 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
 言王曰又言冲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
 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
 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我徂東山惓惓

吐刃反

不歸

無韻未詳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戶郎反

救

叶謨悲反

蝟蝟

烏玄反

者蠟

音蜀

烝在桑野

叶上與反

敦

都迴反

彼獨宿亦在車下

叶後反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

三山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

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惛惛言久也

永嘉陳氏曰惛慢也

零

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

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

遲據反

銜之有繡

音壞又音

畫徽也

結項中以止語也

鄭氏曰軍法止語為相疑惑

娟娟動貌蠟

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

也○成王既得鵙鷓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

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

歸士

鄭氏曰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成王既得金
滕之書親迎周公攝政三監叛公乃東征之

三年而
後歸

蓋為之迷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

途又有遇雨之勞

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惴惴
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

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華陽范氏曰人之情憚
往而樂歸於其歸猶聞其遇雨則其往可知矣因

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

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

東萊呂氏曰此亦歸士之情也所謂序其情而閏其勞也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

興而自歎曰彼娟娟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

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

衛與整柵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力果反

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後五反

町他頂反疇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耀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不可畏

叶於反也伊可懷叶胡反也

賦也果羸枯

音枯樓也

本草曰枯樓實名黃瓜生苗引藤蔓實在花下大如拳九月熟

○孔氏曰一名天瓜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

施延也蔓

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

長樂劉氏

曰伊威壁落間小蟲也無人埽則出行于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溼處及土坑中常惹著鼠

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溼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皆有橫文○孔氏曰一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

木中生似白魚 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陸氏

曰蠨蛸名長踦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故名長踦音欺

○孔氏曰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螻子

町疇舍傍隙地也

程子曰虛傍畦墉○爾雅

曰叮咛林
中之也

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

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漢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為

夜飛與下章熠燿其羽
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

○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

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
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
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程子曰丁夫子役田事廢而室廬荒果羸以下是也
在彼思念其如此也○華谷嚴氏曰別家於久往之
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
家之情最切故叙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

反古玩鳴

于垤

田節反叶地一反

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

叶入聲有

敦

都迴反

瓜苦蒸在栗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叶尼反

賦也鶴水鳥似鶴者也

陸氏曰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本草注曰頭

無丹項無烏帶身似鶴不善啖但以喙相擊而鳴亦有二種白鶴烏鶴

垤蟻塚也

孔氏曰蟻

輦土為塚以避溼

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

蟻出垤而鶴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

埤雅曰鶴知天將雨俯鳴則陰

仰鳴則晴○詩攷曰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孔氏曰將陰雨水泉上潤故螿避溼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

知天將雨故
長鳴而喜也

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於

家

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
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

於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

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粟薪之上而
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粟周土所宜木與苦
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

和角反

其馬

叶滿補反

親結其縞

叶離

羅二音

九十其儀

叶宜俄二音

其新孔嘉

叶居宜居何二反

其舊如之

何叶奚何
二音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

安成劉氏曰上章熠

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

黃白

曰皇

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

駟

音留白曰駮

孔氏曰謂馬色有駮處有白處駮赤

也色縞婦人之褱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

音暉也欽去聲結悅

也爾雅滌炎注褱悅中也郭璞注衿衣小帶也○九

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

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

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程子曰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

情之所樂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以六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惶之懷至於室

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

旦土崩之患也

三山李氏曰此詩所以勞歸士也而得述其懷思之情蓋載其

情於詩是其情周公知之矣知其情所以勞之也○朱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自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

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又曰東山詩曲
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
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慶源輔氏曰周
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
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鷓鴣述已之勤勞以悟成
王見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
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
其孰能為之○安成劉氏曰古之勞詩如四牡
采薇出車杖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
為固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
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烏卵之上蔑不破矣而
奚俟乎三年之久也豐城朱氏曰文武深仁厚
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
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懷
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為周其
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况又益之以管

蔡之流言在我者有鬻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
征也衮衣繡裳舒徐容與於東山之下諄諄乎
友邦之訓誨懇懇乎警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
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
有以剪其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
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則周公之於庶殷非以力
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
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
則周公此舉可謂仁
之至而義之盡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

駝安二音

釜

音芳

曰斧方釜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

四方之國也皇匡也

黃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据

將大也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

意

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

志同者也

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

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

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

義有所不得辭矣

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苟利

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令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斨斧莫得

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照這倒是恁地說又曰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

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

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朱子

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孽孽為善是舜之徒然孽孽為善亦有多少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詩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又曰此詩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對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碍了曰只泥那一句便未見得他意味○勉齋黃氏曰詩人洞見聖人之情以為破斧缺斨者蓋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傳曰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邪小底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巨宜反叶
巨何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叱

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叶居何反

賦也錡鑿屬叱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鍬

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適

在羞反

哀

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鍬木屬

釋文曰今之獨頭斧

適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

管蔡啟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
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
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
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

公豈得而私之哉

廣平游氏曰象之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

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封之誅之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慶源輔氏曰舜與周公皆處聖人之不幸使其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理處人倫之極至處○北溪陳氏曰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思言之則其情終有

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李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
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
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豐城朱氏曰戮
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于正矣蓋
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
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
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
軍士然亦可謂
知聖人者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七喻反

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

周禮考工記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

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

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

古豆反

之子邁豆有踐

踐淺反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邁

竹豆也豆木豆也

濮氏曰邁豆禮器形制相類竹曰邁以薦果物木曰豆以薦俎醢其

實容四升故量云容四升曰豆

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

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

朱子曰言執柯伐木以為柯者

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

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

其同牢之禮矣

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

其禮有醯醬二豆菹醢四豆無設
邊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東人言此以比今

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

于逼反

之魚鱒

才損反

魴

音房

我造之子衮

古木反

衣繡裳

與也九罭九囊之網也

爾雅曰縵罭謂之九罭魚網也孫炎云謂魚之所入有九

囊郭璞云縵今之百囊網也

鱒似鱒

渾上聲

而鱗細眼赤

埤雅曰鱒魚圓魴魚

方鱒好獨行制字從尊殆以此也○爾雅翼曰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

魴已見

上

安成劉氏曰見汝墳

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

周公也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

四曰火五曰宗彝虎雉

豐佑胃三音

也皆績

音

於衣六曰

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

九峯蔡氏曰龍取其變也

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

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戾取其辨也

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

龍以龍首卷

音衮

然故謂之衮也○此亦周公居東之

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斿之網則有鱗魴之魚矣

我邁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

○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

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朱子曰此章飛歸是

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畱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

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

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豐城朱氏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

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

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正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

底鵲突其嘗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
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安成劉氏曰周官
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蓋用赤色皮為弁與衣
而素裳白舄今東人所見者乃公之冕服則此

詩其作於周公避居之日
成王將迎公歸之際乎

狼跋

蒲末反

其胡載壹

丁四反

其尾公孫

音遜

碩膚赤舄

音昔几

几

興也跋躡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壹路

鍼入聲

也

說文曰路

躡也○孔氏曰跋前行曰躡路卻頓曰壹

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退而

路其尾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

也

鄭氏曰鷩有三等赤鷩為上冕服之鷩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鷩則諸侯與王同復下曰鷩禪下曰

屨禪音丹

○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鷩他服用屨

凡凡安重貌

鄭氏曰凡人所憑以

為安故凡凡安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

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

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

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朱子曰此興是

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

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於舒泰赤鷩凡凡然安也○華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

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凡凡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

夫公之

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

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

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

其立言亦有法矣

問集傳謂詩人以為非四國所為乃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回

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耳○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薺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叶洪孤反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

孔氏曰瑕者玉病疵亦玉病

○程

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

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

一也

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過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

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

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周於德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

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

終不失其本其唯周公乎係之幽遠矣哉

華陽

范氏曰邠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相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

籥章猷幽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

矣

鄭氏曰邠詩邠風七月也

又曰祈年于田祖則猷幽雅

以樂田畷

鄭氏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畷古之先教田畷者謂神農也

者

祭蜡

音

則歆邠頌以息老物

鄭氏曰蜡歲十二月而合

聚萬物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

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

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

安成劉氏曰鄭氏分

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又於籥章注分邠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邠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然一篇之詩

首尾相應乃剏

音輟

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

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亾之

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

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

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

雙峰饒氏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

有風之音故幽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

如又不然則

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

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傳大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 盛嘉佑

通政使司副使臣 莫瞻菴校勘

覆校官編修臣 曹 城

校對官檢討臣 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 俞 熾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九

明 胡廣等 撰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

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

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以

今考之正小雅蒞饗之樂也

華谷嚴氏曰正小雅皆中庸尊賢親親體

羣臣柔遠人懷諸侯之事也

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音僖陳戒之

辭也

安成劉氏曰釐與僖同祭而受福也。○慶源補氏曰定正小雅為燕饗之樂歌正大雅為

會朝之樂歌比之大序政有大小之說更為明切

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

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

節亦異

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安成劉氏曰小雅正詩歌之以

燕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多周公制作

時所定也

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放之音聲舉是事則

秦是詩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孔氏

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慶源輔氏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其次序時

世則有不可考者矣安成劉氏曰其有可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

軍法以十人為什也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

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
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呦呦

幽音

鹿鳴

叶音

食野之苹

叶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叶師

吹笙鼓簧

音

承筐是將人之好

呼報

我示我周行

郎反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賴

音蕭也

爾雅注曰

青色白

莖如筍

陸氏曰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

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

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

儀禮

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陵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廬陵李氏曰鼓瑟工

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秦南陔以下是也。

簧，笙中之簧也。

華谷嚴氏曰：笙以匏為之。

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

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

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

以侑賓，勸飽也。

安成劉氏曰：儀禮有饗有食，有燕。燕則無幣，食則無獻。酒於饗有酬幣於

食有侑幣。鄭氏謂酬幣以酬賓，勸酒侑幣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侑勸之。

周行大

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

孔氏曰：鄉射記曰：古

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安成劉氏曰：燕飲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道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

廬陵李氏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君臣之分以嚴

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

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

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

興西山真氏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而言其禮意

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孔氏曰王肅云

飲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疊山謝氏曰古之聖賢無一時

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於嘉賓者有愛我之心

則當示我以至道也講聖人之道記綱末曰私惠不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記篇

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

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

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慶源輔氏曰言人若以私意為惠而不本歸於

德義則君子不肯自留處也今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羣臣嘉賓之受宴也決非以其私惠而不顧德以自留處也故曰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歟○安成劉氏曰陳澔云記言人有私意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故引詩言不留私惠之意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側視民

不怵

他彫反
叶音洮

君子是則是倣

胡教反
叶胡高反

我有旨酒嘉賓

式燕以教

牛刀反

興也蒿藋

去刀反

也

廬陵羅氏曰荆楚之人謂蒿為藋

即青蒿也

本草注曰

春生苗葉秋開花黃
花結子如粟米大

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

孔氏曰古字以

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目視物為示傍
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中示與視多相亂

偷薄也教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

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倣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

所以示我者深矣

程子曰言嘉賓聞望昭明示
民以厚之之意使人儀法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

鼓琴和樂

音洛

且湛

都南反叶持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

心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

陸氏曰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

喜食之

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

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

示之無已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和樂之意水久無斁有旨酒以燕樂其

心則又不止於養口體為觀聽之美而已其所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

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

詩

鄉飲酒注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

則傲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諮

謀于賢智也○學記注曰宵小也肄習也三謂

鹿鳴四牡皇華也○董氏曰然則又為上下通

古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

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

而用之鄉人也與

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

臺三篇風則是闕雎卷耳采芣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安成劉氏曰先王

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乃推而用之於諸侯之

燕禮又用於卿大夫貢士之禮又用於大學之

教習蓋不專用於天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

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

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

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

小所以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

分也

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

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

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

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

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慶源輔氏曰范氏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

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媚賢之具也各盡其道而已○安成劉氏曰先王之宴臣下食之以賓客之禮樂之以琴瑟之樂將之以筐篚之實而其求之誠則又燕樂其心而欲其示我以周行此其多儀之及物所以為王公之尊賢也

四牡駢駢

芳非反

周道倭

於危反

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音占

我心傷悲

賦也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

鹽不堅固也

呂氏曰說文云煮海為鹽煮池為鹽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此

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

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採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

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慶源輔氏曰古之勞詩皆如此

傳曰思歸者私

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

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也

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

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

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騤騤

他丹

駉騤

音馬

豈不懷歸王事靡

盥不遑啓處

賦也。嗶嗶衆傲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

也。

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華谷嚴氏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

雙膝著地而坐也。○三山李氏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慶源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翩翩

音

翩翩者

當作佳

載飛載下

叶後

集于苞栩

况甫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扶甫反

興也。翩翩飛貌。雛夫不也。

廬陵羅氏曰夫方于反不方浮反又如字也爾雅作

音同

鷓鴣今鷓鴣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雛屬。將養也。○翩

翩者騅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慶源輔氏曰君之於臣能體悉之如此則

臣之所以報上者又當何如哉古人事君得以展布四體而死者亦以人君感之者無不盡其道也○壘山謝氏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起音王事靡盬不遑將

母

叶滿
彼反

興也

杞枸

音繼
計也

西王母杖

根名地骨莖餘三五

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

淇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棣北山言采其

杞枸杞也○慶源輔氏曰上兩句既述其私恩公義

矣故三章四章又述其託物起興而自道其不遑養

情觀之

○駕彼四駱載駉

駉助救
駉駉侵寢
二音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

深審
二音

賦也駉駉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

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

山疊

謝氏曰聖人以孝治天下間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其情以勞之獨言將母

者因上章之文也

孔氏曰母以恩意偏多故承上章再言之○華陽范氏曰父至尊也

母至尊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若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慶源輔氏曰三四章既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此章又言其以是情而告於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探其情而為之言者詳於私恩而略於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豐城朱氏曰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於內又不

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
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
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
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
慰而益不懈
於用力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

慶源輔氏

曰或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也

故春秋傳亦云而外

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

亦正合其本事也

春秋魯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

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

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
於周敢不拜教

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本為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宴賓皇華之造

使者同為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為言則此三詩其皆作於武王以後也歟

皇皇者華

芳無反與夫叶

于彼原隰駢駢

所中反

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

曰隰駢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

孔氏曰使

與上介衆介也

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

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

君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惟恐無以副君之意此所以每懷靡及也苟存此意則諏謀度詢必咨

于周自不容已也○程子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故為使者惟慮

不能宣達也

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

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駢駢然

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

廬陵歐陽氏曰言原隰者

其道所經也每懷靡及者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

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

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以為戒者即穆子

所謂若教使臣之遠夫欲以為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豐城朱氏曰每懷靡及者每事而思之則必歛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

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宜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為使臣者固唯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唯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以勸勉之也

○我馬維駒

恭于恭侯二反

六轡如濡

如朱如由二反

載馳載驅

虧于虧由

二反周爰咨諏

子須子侯二反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

三山李氏曰周

爰咨諏徧於其所而詢問之

○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

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廬陵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慶源輔氏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諏謀度詢

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程子之意蓋謂人若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己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宜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故後四章皆述此意而已

○我馬維騏其六轡如絲音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

反悲

賦也如絲調忍音办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下

章放此廬陵歐陽氏曰諏謀度詢但叶韻爾詩家此類甚多

○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落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安成劉氏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二章

濡之如

○我馬維駒

音因

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駒

兩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

白無雜毛者今名泥驄○孔氏

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毛相間雜

均調也詢猶度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
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
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

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諛謀度詢必容
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
遣使於四方教之以谷諛善道將以廣聰明也
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
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

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慶源輔氏曰范氏說
是餘意夫君臣一體

已不能容諛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
眉山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
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意者以其聲
為先後歟○朱子曰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

指一事然說得精切至到古人工歌宵雅之三
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
如鹿鳴見得賓主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
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
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
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父母
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華首云每
懷靡及其後便云咨謀咨詢看此等詩不用小
序意義自
然明白

常棣之華

反 五各

不韡韡

反 韡鬼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禮待

反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

三山李氏曰何彼穠
矣興論語言唐棣之

華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呂氏曰今玉李也華鄂相承甚力

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

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

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孔氏曰毛傳以為常

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故以興兄弟○華陽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

至也○慶源輔氏曰只是以豈不韡韡興豈有如兄弟一句耳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叶胡威反

原隰裒

薄疾反

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氏之禍他人所畏惡

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

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

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

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闕音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者朱子曰此詩是制禮作樂時作

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新安

胡氏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

四牡等篇詞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

所懲創則周公因管蔡之事其後更為此詩無疑

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

盾

石準反

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

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關闕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有差故特言之

○脊

升益反

令

音零

在原兄弟急難

叶泥反

每有良朋况也永

歎

吐丹反叶它消反

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

陸氏曰大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

上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嚴氏曰雪姑也

况發語辭或曰當作况

上况

粹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

程子

曰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兄弟相應如是也○丘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濮氏曰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亦言於兄弟之詩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

眉山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

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本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踈故此詩每以告之本

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三山李氏曰以天屬之親故急難之際能盡其兄弟之恩也然則朋友之義可廢乎曰非也親疎之義則然鄉人鬪者閉戶可也同室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親疎之義如此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

相悖

○兄弟鬩

許歷反

于牆外禦其務

春秋傳作侮周甫反

每有良朋烝

之承反

也無戎

叶而主反

賦也鬩鬪狠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

設有不幸鬪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

良朋豈能有所助乎

臨川王氏曰狠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

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恃也

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僖公

二十四年左氏傳注曰懿美也言內雖不和猶宜外
扞異族之侵侮○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

兄弟讒鬪侮人百里注云鬪狠也兄弟雖以讒鬪相違狠猶禁他人侵侮己者百里諭遠也○慶源輔氏曰死喪相恤急難相救固足以見兄弟之情矣至於方且鬪鬪于內而忽有外侮則同心而禁禦之則尤見其情之不容己者朋友於此則豈能如兄弟之相助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叶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安成劉氏

曰經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之急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雖言三章之良朋永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此章遂言安

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眉山蘇氏

曰人居喪亂既平之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
至親相責望則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為朋友賢於

兄弟者

○儻賓盾反爾邊豆飲酒之飲

於慮反

兄弟既具和樂

音洛且

孺

賦也儻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

程子曰孺親慕

之義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

○言陳邊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

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壘山謝氏曰凡人飲燕行親戚朋友之禮常處待兄

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顏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略也邊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饜飲亦可樂

矣何如會集兄弟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之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長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

呼報反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許及反

和樂且湛

答南反叶
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

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壘山謝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

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三山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人之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兄弟之

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若不能敦兄弟之愛則
鄰家室妻姒必不能久相樂也○問六章七章就其
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
無與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翁則無以久其樂
蓋居忠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
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卒章有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語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
之心油然而生也朱子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于逸
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也須是恁地看○
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言急難危殆之時惟兄弟
為能相救六章七章又言燕樂和平之際無兄弟則
亦無與共享而又安之反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與
切至而不可
解者自見矣

○宜爾室家

叶古

反樂爾妻帑

音奴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用就

乎字
為韻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
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
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
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
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
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
蓋莫不然

漸安王氏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
子而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至毀

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窮究樂妻子之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然常人思慮不能及遠以為兄弟親疎無甚損益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也○慶源輔氏曰饋爾邊豆飲酒之飮然兄弟不具則雖和樂而無親慕之意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然兄弟不翕則雖和樂而無不厭之理然則兄弟之具翕是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疑辭也不自以為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寔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又觀周公之言如此則其所以誅管蔡者是豈得已者乎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

慶源輔氏曰自死喪而急難自急難而小忿所

謂言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夫兄弟之
義者則自厚而至於薄雖薄而猶有不能自己
者焉則所謂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

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
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
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
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

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

鄭重句少則各陳一事故也○安成劉氏曰五章言喪亂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患難

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疎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相頌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節結七章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人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兄弟者樂歌之和平也

伐木丁丁

陟耕反

鳥鳴嚶嚶

於耕反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息亮反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

叶桑經反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淡遷升喬高

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
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
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矣

永嘉陳氏曰間伐木於山中者其聲丁
丁然相應又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

者相隨出於幽谷而遷高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
穎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知
乎○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若能盡其道於
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
曰楊氏云五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
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
其能終和
且平乎

○伐木許許

呼古反

醜所宜反

酒有奠象呂反

既有肥羜直呂反

以速諸父

扶雨反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叶居五反

於音烏粲酒

所懈

反 埽

蘇報反叶蘇吼反

陳饋八簋

叶已反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其九

反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其九反

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

余遮反

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

安成劉氏曰淮南子道應訓章程煎對梁惠王

曰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

○詩攷曰韓詩云勞者歌其事也 醜酒者或以筐

或以草泝

躋上聲

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

也禮記郊特牲篇注謂泔之以茅縮去滓也○問縮

酒古人芻狗乃酌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

酌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奠美

貌狩未成羊也

爾雅注曰俗呼五月羔為狩

速召也諸父朋友之

同姓而尊者也

毛氏曰人君友其賢臣○孔氏曰稱之以父親親之辭也天子呼諸侯同

姓大國曰伯父同姓小國曰叔父

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

簋器之盛也

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

諸舅朋友之異

姓而尊者也

孔氏曰天子呼諸侯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

先諸父而後

諸舅者親踈之殺

所界反

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

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

不至也

華陽范氏曰寧適不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

孔

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慶源輔氏曰微我弗顧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不顧念大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於朋友之意有過失也夫朋友之隙常生於迥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其彼之於我如何是誠處朋友之要道也

○伐木于阪

叶孚 緝反

醜酒有衍 籩豆有踐

在演 反

兄弟無遠

民之失德 乾餱

音 侯

以愆

叶起 反

有酒湑

思 反

我無酒醑

音 古

我坎坎鼓我蹲蹲

七旬反

舞我迨

音待

我暇

叶後反

矣飲此湑

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

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

尖鄭風揚之水昏姻之黨唐杜杜雅常棣頌弁斯干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

乾餼食之薄者也

廡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鍇云今人謂乾飯為餼

○華谷嚴氏曰公劉乃裹餼糧王制乾豆注謂腊之以為豆實

愆過也湑亦醜也

毛氏

曰以筐曰醜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醜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

酤買也

坎坎擊鼓聲踳踳舞貌

疊山謝氏曰滑我我滑之也
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

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
倒下句法可見古人之妙也

迨及也○言人之所以

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餼之薄

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

及間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程子曰有盛具當以燕樂
朋友無相踳踳遠或乾餼不

相及亦人之失德也故有酒則我滑之無酒則我酤
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
義○眉山蘇氏曰民之失德乾餼相譴故君子於其
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
為辭也秦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慶
源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

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
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慙
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不
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

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伐問

本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
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朱子曰然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

直慮反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

廬陵歐陽氏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須溪劉

氏曰詩人爾君雖古人爾汝之常抑非此無以著其親愛諄至之情也

固堅單盡也除

除舊而生新也

程子曰除更新也日進之義

庶衆也○人君以鹿

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

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臨川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

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懼心而不強以為者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也使我君無不極其單厚其於福祉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矣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莫不庶便見其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

非同一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
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
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
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

戩子淺反

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

名滋

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

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

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我

若無不盡善云為動作無不宜適而亦既受天之百
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
足也蓋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者方求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
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
降遐福而維日不足其所以交相與者如此罔與大
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
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中之語意正
同蓋此詩歌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嘉樂歌
於絳祭之日以答危驚皆祝願人君之辭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

之意

黃氏曰爾雅云正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

川之方至

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廬陵歐陽氏曰此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

如川流之浸長而又增之○藍田呂氏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其莫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于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

○吉蠲

古去反

為饔

尺志反

是用孝享

叶虛反

禴

餘反

若祠烝嘗

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

安成劉氏

曰諏日者若臣諏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

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官以選與祭之士齊戒謂七日齊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既濯祭器儀禮有饔饗注掃除宗廟之類餼炊黍稷曰餼酒食也享獻也

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孔氏曰自殷以上則

禴禘烝嘗王制文也周去夏禘以春禴嘗之更名春曰祠爾雅注曰祠之言食祔新菜可禴嘗嘗新穀烝進品物須溪劉氏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此音節也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

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

鄭氏曰先公謂后稷至諸豳音綱

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竄父索隱云古公竄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豳三代世表作叔類孔氏曰周之所追王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為先公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大王王季文

王故追王三王至于組紉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
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鷩冕
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

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

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

嘏音假○廬陵羅氏曰
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

詞○孔氏曰少牢禮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
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廬陵歐陽氏
曰此章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
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廬陵曹氏曰
臣之愛君願其祭祀而獲福謂能誠意以奉其時祭
則神之報以壽考者無窮矣蓋受福本於祭祀祭祀
莫大於時祭而曰吉日禴又可見其誠意天保
之詩皆祝君之福而此章願其因祭而受福也

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安成劉氏曰此

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
詩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

○神之弔

都歷反

矣詒

以之反

爾多福

叶筆反

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興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

也言其實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

臨川王氏曰氏無所施其智巧也日

用飲食而已

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

其淹反黑也

首也百姓

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

廬陵彭氏

曰神詒之多福民及百姓皆被及之日用飲食則豐
富充足徧為爾德則孝弟忠信蓋上有多福之君則

下受多福之庇也。始言民繼言群黎百姓，廣而言之。正修已安人安百姓之意也。○華陽范氏曰：居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群黎百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華谷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言福祿則全，猶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福多，無德言之，又曰德者民心所自得，而曰徧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慶源輔氏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義，以見其君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但真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靜作止無不在其君德化之中，其所為者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洪範五皇極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鄭氏所謂則而象之，先生所謂猶助，滿為德之意，皆在其中矣。○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

民之質實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歟

○如月之恒胡登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

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孔氏曰八日九日

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榮日始出而就明

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

茂也問承是繼承相接續之義如何朱子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廬陵歐陽

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長久不壞之物以為况○藍田呂氏曰上言神享之矣民信

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欲常享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無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喻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其進盛悠久相繼無窮之意而已

天保六章章六句

廬陵歐陽氏曰六章皆下愛其

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耳○程子曰天保詩感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天台潘氏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煩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彰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董叔重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豐城朱氏曰是詩

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小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采薇采薇薇亦作

叶則故反

止曰歸曰歸歲亦莫

音慕

止靡室

靡家

叶古反

玁狁

音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此章作與莫故

叶微與歸叶家又與居叶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

長樂劉氏曰謂芽初出土

莫晚靡無也

猥狃北狄也邊暇啓跪也○此遣戍後之詩

廬陵彭氏曰上

言遣戍後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御大夫之辱也士大夫以體國為心固有不待勉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為上之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選之日皆從而勞之聖人忠厚之意也

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

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

歸則歲亦莫止矣

華谷嚴氏曰雖托為軍士自計然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

然

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

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獫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

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

慶源輔氏

曰薇之作是始出戍時也歲之暮是來歲歸時也此章言其始行之情故云靡室靡家不遑啟居知其為獫狁之故則上之遣我者出於不得已而我之義亦有所不容已也此所謂風之以義○安成劉氏曰不遑啟居則勤苦矣曰歸曰歸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私情也一則曰獫狁之故二則曰獫狁之故又因風以公義也一詩之中唯以私情公義反覆為言所以感人者深矣

程子曰毒民

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

口既反○廬陵羅氏曰怒也左氏傳云敵王所愾

之

心矣

慶源輔氏曰程子此言萬世用兵之定法順之則吉悖之則凶

又曰古者戍役

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

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音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

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東陽許氏

曰防秋宋遣戍之名○建安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

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飢載渴烈叶巨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三山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

剛以見天時之變簡

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

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

眉山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

甚病矣

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

否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其在路之情故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

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言我行猶未至戍所則固無人可使歸問其室家之訊也戍者勤苦之情大概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家室之悲二則有不遑啟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安成劉氏曰此章曰歸而心憂載飢復載渴其私情亦甚苦矣然我戍未定而靡使歸聘則公義以為重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

叶訖力反

我行不來

叶六直反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嫵於無

陽故名之曰陽月也

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

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孔氏曰十月名為陽君子愛陽而惡陰也四月秀莢靡草死豈無陰乎明
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陰陽常無有也

致死無還心也

長樂劉氏曰言將帥與後者勇於報國而不敢顧其親也○程子曰歸期

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監也故啟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慶源輔氏曰憂心孔疚切於仁也

我行不來安於義也情與理竝行不相悖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既風以義而叙其情又叙其情

而風以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瓜芳無胡瓜二反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於斤

尺奢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

靡麗也

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

帥也

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矯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

稱路也

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

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

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

程子曰四

章五章皆勸以義也○慶源輔氏曰既言其情又言其義則體之者切而風之者深矣夫所謂風之者亦非是當時之人初無此意而上之人特為此以風勵之也此亦皆戍卒之本情但聖人能通其志耳上之人能通其志如是則下之人亦皆以上之心為心可知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求龜反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符非反

四牡翼翼象弭

彌氏反

魚服

叶蒲北反

豈不日戒

叶訖力反

玁狁孔

棘

賦也駢駢強也依猶乘也腓猶比也程子曰腓隨動

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

問傳曰腓猶比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

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某按易咸傳曰腓足壯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比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比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朱子曰此非大義所係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翼翼行列整治之狀態弭以象不知此字竟是何義

骨節弓弣

帥交反
弓末也

也

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鞭弣
曲禮云右手執籥簫弣頭即受

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
之上下不至齟齬也

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

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韃

居言反
弓衣也

矢服也戒警

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

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為備禦也小人則腓之
以為進退也○華谷嚴氏曰遣將率戍役同歌是詩

故以君子小
人魚言之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程子
曰器

械弣服
是也豈不日相警戒乎玃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

忘備也

永嘉陳氏曰玃狁孔棘宜若倉皇不暇為計
矣方且優游暇豫作歌詩以道達其誠心此

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氣也○安成劉氏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盛備而於章末專以公義為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慶源輔氏曰戎車既為君子之所依乘又為小人之所託倚而其行列之整治器械之精好又如此則豈可不日相與警戒乎君子所依小人所附則見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豈不日戒嚴抗孔棘則又見其備豫不虞不以我之強盛而忽彼之可防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令我來思雨

于付反

雪霏霏

芳菲反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叶於希反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

也華谷嚴氏曰楊柳依依即首章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即首章歲亦莫止首尾申言亦丁寧以安其心

也○程子曰春而往冬而還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之切也○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

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十二月也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

之甚而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迷其情之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

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程

子曰比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

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人情所患莫切於行役之

勞飢渴之害故中心傷悲而莫有知其哀者則幾於不得其所而無所告訴今歌詩遣之述其勤苦則人

不知其哀而上知之此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也○三山李氏曰遠之而謂莫知我哀則知之者淡矣○安成劉氏曰此章預道其往反范氏曰子於勞苦憂傷之甚又專叙其情以為終也

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問首章言征夫之出蓋以獫狁不可不征故捨其室家而不遑

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也其序恐如此朱子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成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疊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

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
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我出我車于彼牧

叶莫狄反

矣自天子所謂我來

叶六直反

矣名

彼僕夫謂之載

叶節力反

矣王事多難

乃且反

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匡邑國都也界各十里而異其名

自

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

音帥

之詩

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

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

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廬陵

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華谷嚴氏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慶源輔氏曰前四句則所以承乎上者嚴且重矣後四句則所以勸乎下者勵且敏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

叶音高

矣設此旒

音兆

矣建彼旒

音毛

矣

彼旒旒斯胡不旆旆

叶音寐反

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似醉反

矣

賦也郊在牧內

安成劉氏曰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

蓋前軍已

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

丘氏曰將言建旒設旒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設陳

也龜蛇曰旒建立也旒注旒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

旗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周禮圖注曰考

工記云鳥隼七旒以象鶉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健
○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大家
朱鳥乃取象於鶉如鶉首鶉尾鶉火是也○朱子曰
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

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

後

禮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
右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

進退有

度各司其局

鄭氏曰度謂伐與
步數局部分也

則士無失伍離次矣

旒旒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况

况上聲

○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

音熾

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

飛揚乎但將師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

恐懼而憔悴耳

朱子曰胡不猶言退不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况瘳

耳○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整為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挑率易殆同兒戲耳烏能有所為哉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

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

皆此意也

疊山謝氏曰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為將帥者

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於用兵也○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懷懼則有持重謹

畏之心此誠行軍法也○華谷嚴氏曰
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

叶鋪
郎反

旂旒央央

於良
反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

州之地

毛氏曰近玁
狁之國也

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

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

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

九峯蔡氏曰襄
駕出其上也

言勝之

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

車馬衆盛旂旄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

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竝

行而不相悖也

慶源輔氏曰言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而三軍之衆亦方知其所以

出師之意在於城朔方以拒獫狁矣理直義明故車馬為之壯盛旗幟為之鮮明而大將南仲之威名亦隨之顯赫雖未臨乎朔方而逆知獫狁之難於是而可除矣有前章之戒懼然後有此章之奮揚所謂靜翁而動開自然之理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獫狁之難除禦戎狄

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程子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城

朔方之功也○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皆本於公義以勞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叶芳無反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于付反

雪載塗

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

孔氏曰雪落而釋為泥塗

簡書戒

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

臨遣之詞也

問二說朱子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然此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孔氏曰古者無紙若有事則書之於簡故謂之簡書○此

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

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

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黍稷方華季夏

時也雨雪載塗春凍始釋時也獫狁在北昆夷在西是謂多難故下章序伐西戎之功○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獫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啟居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述其往來時久啟處不遑之情且曰當此時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不敢耳此尤可見其體悉之詳也○華谷嚴氏曰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之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反覆言公義私情以勞之也

○嗶嗶

於遠反

草蟲趨趨

他歷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戶江反

胡攻反

赫赫南仲薄伐西

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獫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慶源輔氏曰是詩凡言我者皆是設為將帥之言雖家室之人皆以為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安成劉氏曰此豕上章述南仲北伐既還又成西戎之功久出而未得歸以見室家此亦述其室家之情以勞之也

○春日遲遲卉

許貴反

木萋萋

七西反

倉庚喈喈

音皆叶居異反

采

繁祁祁

巨移反

執訊

音信獲醜

薄言還

音旋

歸赫赫南仲玁狁

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

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

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

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

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華谷嚴氏曰獨

言獵狁者舉出師所主也。○安成劉氏曰：南仲始受命出師，蓋以獵狁之難也。此章述其凱還而以平獵狁為言，所以美其事之終而功之大。此則述其歸日之歡情以勞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

○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獵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略地屠城與尸蹠血之事也。

有杕

大計反

之杜有皖

華板反

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

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晬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晬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

為而不歸哉。

慶源輔氏曰日月陽止亦謂來年十月將歸時也述其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

之而必曰王事靡盬馬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

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或曰興也

董氏

曰因其所感而興耳

下章放此

安成劉氏曰指二章而言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藍曰呂氏

曰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安成劉氏曰戌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杜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叶滿消反

檀車

憚憚

尺善反

四牡瘡瘡

古緩反

叶

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憚憚敝貌瘡瘡罷

音皮

貌○登山

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

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

慶源輔氏曰雖託於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然又念

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三山李氏曰此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

鴉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然鴉羽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然檀

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

遠矣

華陽范氏曰車憚憚馬瘡瘡若見其將至矣○安成劉氏曰杞可采食而征夫猶未至則春已

暮而愈過期矣故
知其行亦不遠矣

○匪載匪來

叶立直反

憂心孔疚

叶訖力反

期逝不至

叶朱力反

而多

為恤卜筮偕

叶舉里反

止會言近

叶潔紀反

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

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過

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

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

家之情以期望之○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而多為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故且

卜且筮

廬陵羅氏曰灼龜曰卜揲著曰筮揲實葉反著升脂反

相襲俱作合言

於繇

直又反。○廬陵羅氏曰：著龜之辭也。

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

而將至矣。

慶源輔氏曰：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

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馬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

范氏曰：以下策

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杜杜四章章七句

安成劉氏曰：前三章皆述其室家私情，而無公義為言。卒章則

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槩與四牡采芣出車同本於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後，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

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

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

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

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

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

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三山李氏曰其

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後之勞故三

詩遣勞帥後之事雖不同而叙其往反終始之

情則一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上之人能知

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則下悅之出

車杖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其勞

若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鴉羽是也○

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勞師勞民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扶杜也范氏之說無論出車扶杜二詩也○豐城朱氏曰是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不言而自喻者矣先王之於民使民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死其死其是之謂乎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

之其篇次當在此

慶源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

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

今正之說見華黍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

十七句

白華之什三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

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

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

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

入立于縣中

廬陵李氏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

于磬

南 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

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

而無詞明矣

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

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凡其辭者乃本之非失也○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東哲補之無謂 所以知其篇

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

魯鼓薛鼓之節而之耳

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

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
其圓者擊擊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

而無
詞也

魚麗

力反

馳

于罍

音柳與酒叶

鱮

音沙叶蘇何反

君子有酒旨且

多

興也麗歷也罍以曲薄為筍而承梁之空音孔者也鱮

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

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埤雅曰今黃鱗魚也性浮而善飛雖故一曰揚

也燕頭魚身頰骨正黃一名黃揚 鯊鮐徒何反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

沙故又名吹沙

濮氏曰鯿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劍鞘吹沙小魚耳○

邳雅曰鯿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

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

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濮氏曰言酒則殺隨之言物則

所該者廣○安成劉氏曰此詩後三章所指物之多矣旨矣有矣即前之所言酒之且多且旨且有者也乃樂工極道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朱

曰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安成劉氏曰若作賦體則詩中所言魚亦是當時所薦之羞也

○魚麗于罟魴鱧禮音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魴

二同重音

也又曰鮠

音也

新安胡氏曰嚴氏云毛郭皆以鱧為魴本

草云今黑鯉魚道家以為厭者也○埤雅曰今玄鱧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食其首戴星夜則北嚮此詩鱧鯊之美不若鯉故其序如此

魚麗于罟鯉

音

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叶羽反

興也鯉鮎

念平聲

也

本草注曰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即鯉魚也鮎音題○華谷嚴

氏曰毛以鮎釋鯉郭璞云各自一魚鯉今鯉額白魚也只當言似鮎耳○埤雅曰鱧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鯉魚白鯉魚赤則有猶多也

五色之魚皆備

有猶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何反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舉黑反矣

賦也

○物其有叶羽已反矣維其時叶上紙反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慶源輔氏曰後三章乃重歎前三章多旨有三字耳
○定宇陳氏曰王應之云後三章衍前三章之辭前

三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行之之
辭皆曰物以見物之與酒稱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

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

朱子曰魚麗諸

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意以舉賓如今宴
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
驪駒主人歌客
無庸歸亦此意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

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
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之承

反

然罩罩

張教竹卓二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樂

五教歷各二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

才損反

鯽肌出於沔

南之丙穴

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穴在漢中沔南縣北

穴口向丙故曰丙也

烝然發語聲也單箎

助角反

也

廬陵羅氏曰爾雅疏今楚

箎也單以竹為之或

以荆故謂之楚箎編細竹以單魚者也重言單單

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詞曰南有

嘉魚則必烝然而單單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

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

樂賓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詩言燕樂衍綏既燕而又燕故知為道達主人樂賓之意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所諫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若旦反

興也汕櫟

爾雅作累
竝側交反

也以薄汕魚也

鄭氏曰櫟今之
捺畧也捺療僚

音滂三

衍樂也

○南有樛

居虬反

木甘瓠

音護累力追反

之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

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

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騅

之誰反

然然來

叶六直陵之二反

思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又

叶夷昔反或如字

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

慶源輔氏曰詩中興體固有此兩樣但此二章

相比故於此發之也

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

加而無已也

孔氏曰思皆為語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

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來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崇丘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

叶田
飴反

北山有萊

叶陵
之反

樂

音
只音
紙

君子邦家之

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

音
符

須即莎草也

本草曰其實
名香附子

萊草名葉香

可食者也

陸氏曰兗州人
以為茹謂之萊

君子指賓客也○此亦

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

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音所謂氏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况古器物銘所謂用漸萬年用漸眉壽萬年無疆俾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興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棟榦也

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為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者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亦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叶蒲彼反

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陸氏曰杞山木而滑其子為木蟲入藥○安成劉氏

曰此章則專美其德也

○南山有栲

音考叶音口

北山有杻

女九反

樂只君子遐不眉

壽

叶直酉反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叶莫口反

興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安成劉氏曰醫

書以眉毛過垂眼下者為壽長古人稱高壽者曰眉壽其以此歟此章又所以祝其壽而美其德也

○南山有枸

俱甫反

北山有榎

音庾

樂只君子遐不黃耆

音荀

叶古反

樂只君子保艾

五蓋反

爾後

叶下五反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

直略反

枝端大如

指長數寸噉

音啗

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

本草木曰木

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噉亦可煎食如飴其子一名枳
粗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粗音矩○問枸
朱子曰幾拘子建陽謂之折枳子俗謂之癩漢指頭
吾鄉呼為魚勾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
木則醞酒不成

椶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

復黃也耆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孔氏曰髮白而復黃面如凍梨

之

保安艾養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又專祝其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耆與首章

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耆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

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國業固故曰邦家之
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
父母燕及後世
故曰保艾爾後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蓼

音六

彼蕭斯零露漙漙

息呂反

兮既見君子我心寫

叶想羽反

兮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華谷嚴氏曰蕭香蒿也藜也牛尾蒿也

漙漙然

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

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

安成劉氏

曰左傳晉卻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穀于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故歌此詩言

蓼彼蕭斯則零露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

其初燕而歌之也

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

隱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於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

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
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此尚何能保有其安樂於
乎長久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

不爽

莊叶師反

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
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

因以勸戒之也

慶源輔氏曰使天子以得見諸侯為寵光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因

以戒之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言使其德常如此而
不至於有差爽焉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安成

劉氏曰既褒美其德之光寵而祝頌其壽考安寧又於褒美之中寓其勸之戒之意若曰德之不爽然後壽而不忘德之虧者壽之虧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乃禮反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

宜弟

待禮反

令德壽豈

開改反

去禮反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

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

無畜

音勗養也

羣公子秦鍼

音鉗

懼選之類

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

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曰秦后子有寵

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蔡卯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

壽而且樂也

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

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濮氏曰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安成劉氏曰令德壽豈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宜兄宜弟者又即不爽其德之本而所以為教國人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

反 奴同

既見君子俛

反 徒彫

革沖沖

反 救

和鸞雖雖萬福攸同

與也濃濃厚貌倅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

餘而垂者也

孔氏曰倅革皮為之故曰倅革

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

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建安何氏曰京山程

氏曰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軌也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埤雅曰鸞唯曰和雄曰鸞○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四鐵以為乘車之鸞在衡則此傳鑣字恐當作衡字

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

旂之美正此類也

安成劉氏曰采菽二章文意亦然

攸所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之天

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

湛湛

直咸反

露斯匪陽不晞

音希厭厭

於鹽反

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

也

慶源輔氏曰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三義安故久久故足

夜飲私宴也燕禮宵

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廬陵歐陽氏曰燕當以畫而言夜飲者燕禮有

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蓋殷勤之意○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

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

也

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
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

丘氏曰
言在所

尊者之室○華谷嚴氏曰燕禮云膳
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

考成也

慶源輔
氏曰燕

于路寢之中所以示親親之意載考謂成其禮既云
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矣○安成劉氏曰在宗室

而成燕
禮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

蔓山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

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

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東萊呂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亂中無所主則為麴蘖所迷矣

○慶源輔氏曰莫不令德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其桐其椅

於宜反

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慶源輔氏曰莫

不令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

杜氏曰朝而受正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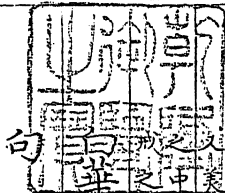
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

繼以淫矣

問蓼蕭湛露二詩朱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

方好○慶源輔氏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意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略于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焉在宗則儀可略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為成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

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於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闕焉則臣之持身猶不足也○豐城朱氏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真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其德將而無醉也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而寓規之意也歟



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

詩傳大全卷九